

晨光里的汗珠



潘麒安

凌晨四点半的沈阳,天刚洒出一层淡青。沈白高铁沈阳北站的股道间,钢轨泛着冷光,毛工长的声音在空旷的站场里荡开:“安全带系到最紧,踩梯车时脚底板得像粘了胶。”

毛工长是沈阳供电段接触网工区的工长,43岁的他干这行已经25年了。长年的风吹日晒让他黝黑的皮肤愈发油亮,显得比同龄人更加老成一些。

接触网指的是高铁头顶那一排排电线,火车能跑起来全靠它供电。毛工长的工作就是和工友们把这些电线调整到最合适的状态,为高铁提供安全稳定的供电保障。

他今天的工作,是对接触网上的吊弦进行

精细调整。吊弦连接承力索与接触线,调节接触线高度、改善悬挂弹性,每根吊弦的误差要控制在两毫米之内,否则列车取电就会不稳定。

毛工长仰头看了眼接触网,那些银灰色的线绷得笔直,像被晨光拉紧的琴弦。七月的暑气已经在草叶上蒸腾,空气里飘着铁轨被晒热的味道。远处的塔吊还浸在薄雾里,工友们正把激光测量仪往梯车上搬。金属器械碰撞的脆响,惊飞了线路边的麻雀,几只灰影掠过淡青色的天空,留下几声短促的鸣叫。

五点刚过,东边的云层透出金红的光。毛工长踩着梯车往上爬,腰间的工具袋撞在栏杆上,扳手和尖嘴钳叮叮当当撞出一串节奏。

“这天闷热闷热的。”他喘着气把激光仪架在平台边缘,“这才刚亮天,后背就湿了。”

“天气预报说今天最高35度,这会儿还算好的呢。”工友老周回应着。

6米高的梯车缓缓启动时,太阳刚爬到仓库顶。毛工长扶着护栏的手心里全是汗,手套早被浸得透湿。他看了眼吊弦,米尺在

手里晃了晃:“差两毫米就得重来。”话音未落,汗珠“啪嗒”砸在测量仪的显示屏上,晕开一小片水雾。

老周递来整弯器,两人的胳膊肘在狭窄的平台上碰了一下。“左边拉出值多了5毫米。”老周眯着眼看参数屏,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只能一边用胳膊肘挡着额头,一边说:“冬天哈气都成霜,现在喘气都带火星子。”

毛工长被老周的话逗笑了,手里的扳手却没停,螺栓在力矩扳手的作用下发出“咔嗒”一声轻响,那是达到标准扭矩的信号。接触线轻轻颤了颤,像被惊动的蝉翼。

东边的天际彻底亮了,清晨的阳光也很炽热,皮肤甚至感觉有些刺痛。他们的工作服早贴在了背上,能看出脊椎的轮廓。汗水顺着安全帽的系带往下淌,在下巴尖聚成水珠,滴在脚下的钢板上,溅起细小的水花。他们不停擦拭脸上的汗水,手套上的油渍蹭到脸上。

调整完第三组吊弦时,太阳又升高了不少。毛工长觉得后颈像被烙铁烫着,他想转

头活动一下脖颈,衣领的摩擦让脖子的痛感愈加强烈,忍不住“哎哟”了一声。

六点左右,他们完成了该点位的最后一处作业。毛工长摘下手套,五指一拢竟攥出小半掌心水来。他低头看了眼记录板——导高5989毫米,拉出值300毫米,吊弦高差两毫米。风从股道间穿过去,吹得接触线嗡嗡响,像是在回应这些精确到毫米的坚持。

收拾好工具,毛工长和工友们匆匆赶去下一个作业点。他们的脚步在铁轨间磕磕绊绊,裤脚扫过发烫的道砟,带起一阵阵热气。他厚重的劳保鞋底已经磨得发亮,鞋帮上沾着的土渍早已被汗水浸成了深色。

毛工长不禁又抬头看了看那些吊弦,此刻正随着晨风轻轻摇晃,像是在丈量钢轨与天空的距离。而他和工友们的汗珠,早已顺着枕木的缝隙渗下去,在即将开通沈白高铁的土地里,悄悄长出了新的刻度。远处传来列车的鸣笛声,悠长而清亮,穿透热浪,在晨光里荡出层层涟漪。

七月与八月

王瑾

有七月才有八月
党诞生在七月
才有了八一起义的枪声
七月的激情点燃了星星之火
人民军队在敌人围堵中奋进
从反围剿到抗日战争到解放全中国

我们不忘七月与八月
我们歌唱七月与八月
这两个月如此炎热
汗水一路滴下
见证它们的神圣

荷香漫夏

郑显发

七月把阳光捻成金丝
一针一线缝进湖心
碧盘便次第撑开
像谁遗落的青伞
又被风悄悄扶正

第一缕香是试探
贴着水面
撩动一圆圈晃眼的涟漪
第二缕香便大胆了
攀上柳梢
惊起午睡的蝉

蜻蜓是香的邮差
红翅驮着午后的倦
停在半开的骨朵上
像替夏天签收一封
未拆的粉色情书

风把香气铺得更远
漫过石桥、小巷、瓜棚
漫过祖母轻摇的蒲扇
最后停在一碗冰镇绿豆汤里
漾成舌尖上一朵小小的莲

暮色四合,香不褪
反而长出薄薄的翅
驮着萤火,驮着星斗
驮着月下并肩的影子
一路飞向更深的夜

而湖心深处
仍有碧盘在暗中生长
替明天收藏光亮
替漫长的暑热
预留一柄荷
不肯合拢的清凉

李云龙

跟西安比,陕西的汉中名气没那么大。能让汉中与众不同的,那就跟我干的工作有那么一点紧要的关系了。我们编写的课本里,语文书里选过《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关中”是楚汉相争避不开的地方。刘邦逃脱了鸿门宴后,项羽和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便“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

沛羽是没怎么看重汉中这个地方的,“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交通实在是太差了,也说明整个地理地貌险峻多山,没法儿和一铺千里的平畴沃野相比,这就让人们的问题也很棘手,这些背井离乡的秦国人,本来就对项羽怀恨,现如今他们被项羽迁逐到这个穷乡僻壤,又让刘邦来收拾这个管理移民和土著的烂摊子,因此人们把怨气撒到倒霉背锅的刘四儿身上亦未可知啊。

都说世事难料,刘邦身边不乏能人,有那么几位在治人上就很有心得。当初他刚入关中时,便从张良的建议,“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收买了秦人心,“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夏日湖景

近日,位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赛里木湖景区迎来旅游旺季。 新华社发(张利民 摄)

张世斌

三十多年来,我曾于三个时期去海南,从初识海口的“一瞥”,到对海南产生了浓厚兴趣,概言之,“一枝一叶总关情”,我确实逐步喜欢上了这片土地。

第一次去海口是1993年初。记得在北京首都机场登机时,西北风裹着雪粒儿,冻得伸不出手。可到了海口竟然如初夏一般,空气和温度舒服极了。当时第一想法是:如果将来能在这里过冬,便叫幸福了。

首次到海南岛,一切都觉得新鲜,椰树、槟榔树挺拔高耸,枝叶舒展。在海口几天,除了餐厅就是歌厅,看商者边吃边谈生意,边玩边聊买卖。在吃喝和听歌的大厅里,歌手或是主持人,一首歌或是一段逗趣的话,能挣来几百或上千元。一女主持人唱了一曲,随着叫好声,张张钞票飘然而至。此时,脑海里油然冒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成语。

第二次去海南,是1998年底。我们一帮“老记”,在海口、兴隆、三亚及海南的农场林场等地实地考察,研究学习。

印象最深之一,是兴隆华侨农场,也叫热带植物园,有3400余种树木,其中海南苏铁、杪椽等65种为珍稀濒危物种,更有一种让我惊讶的树——“见血封喉”,这可是在学龄前

后听大鼓书时就知道的剧毒物种。在兴隆镇,我平生第一次嚼槟榔。记得当地人嘱咐嚼的“第一口要吐掉”,可一同行还是不小心咽下,顿时,脸似红布,醉了。

那年,我第一次去了三亚亚龙湾,海水之清,竟然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人往海里走,走进去1000米,水还淹不了人,眼睛能清楚看见自己的脚面。据说,乘船进去能看清9米深的海底。

十几年后,随着北方雾霾严重,大陆北方来“猫冬”“躲霾”的“候鸟”剧增。退休后我也心血来潮加入了南下的队伍,连续三四年冬日在海南小住。

乍去时,目的是“猫冬”,除了在室外散散步,其他时间便在室内看看书,写点东西。后来遭朋友劝,便短途旅行,这一“行”不打紧,眼界大开,更听说了许多美丽的故事。

一位朋友亲身经历这样一件事儿,他在距定安县城十公里处一个小区居住,一天下午乘出租车到五六公里外的小镇游览。由于观景入迷忘了时间,回到原停车点去找出租

车时,已没有了。急难之时,路旁卖菜的一位女商贩看出端倪,告诉他:“过半个小时,我丈夫开车从这路过,顺便送你回家好了。”朋友说,下车付钱时,对方说什么也不收,强调:“回家路上捎个脚,帮个小忙,谁没个难处,你遇到也会帮的。”

一位在定安短期定居的朋友告诉我,他到一个农贸市场买菜,遇到一位60多岁的卖菜老阿姨在马路边摆摊,有白菜、韭菜、茄子、黄瓜等,旁边放着一堆大个头的辣椒,喊着送人。说大辣椒栽种太稠了,间苗儿“间”下来的辣椒扔了可惜,不如送给愿意吃辣椒的人。

无独有偶,住临高县城的朋友也讲了一件农民免费送大辣椒的事儿。卖菜人从电动三轮车卸下下来一大编织袋辣椒吆喝,说家里种的辣椒丰收,吃不完,是特意运来送人的。

这些事情,几乎每天都发生在海南的红色土地上。想着这些,觉得那片大地上的一切更美。那些抬头即见的小景,一个个鲜活画面,真让人心里舒坦。

海南记事

论的见证者。

人说汉中地兼南北而不南不北,是南方的北方、北方的南方。这里毗楚界陇,通蜀连秦,春迎川风而暖,夏沐朔气而凉,秋可聆巴山夜雨之淅沥,冬能眺秦岭霁雪之苍苍。战时为控南北之钤键,可到了承平之日,则俨然世外之桃源了。

这里的桃源可不是因封闭幽独而名世的,秦岭峻而秀,巴山秀而险,山中有修竹,也不乏劲松。地兼南北让人事也北南相兼,这里的人说话,是川语陕言,有“晓得滴”,也把自己叫“饿”;吃糍米,也吃白面;就说辣子吧,川陕似无人不爱,可这里的辣子也有混血的特征,没有四川那么辣,但做菜有时却要搞得麻、回锅肉是经典的川菜,但这里却也创新了一个有意思的“回锅鱼”……四方的文化,在这川楚陕陇交界的地段,相遇、融合、共生,衍化出一种和谁都像,但和谁又都不同的汉中气象,这气象蓬勃生动,蔚然大观。

红河五城的文学回响

李伟东

夏至之时,阎连科、汪兆骞等文学名家的脚步叩响开远的土地。这座被称作“火车拉来的城市”,正以百年铁轨为轴,徐徐展开一幅跨越时空的文明长卷。

推开开远记忆客厅的玻璃门,仿若翻开一部厚重的典籍。小龙潭出土的腊玛古猿化石,将人类文明的刻度回溯到800万至1500万年前。汉武帝时期的毋掇县、1932年定鼎的“开远”之名——“四面伸开,联结广远”,短短八字,道尽这座城市贯通四方的雄心。1909年滇越铁路的汽笛划破长空,钢铁巨龙载着工业文明的火种,将开远推向时代前沿。如今站在战略物资储备点的枢纽位置,仍能听见往昔铁轨震颤的余音。还有那些锈迹斑斑的工业零件与城市变迁的影像交织在一起,老式车床的齿轮、褪色的工牌、黑白胶片里的烟卤,无声诉说着从工业重镇到生态新城的蝶变。

南正街的青石板路蜿蜒向前,串起开远的人文脉络。清末回族将领马维祺跨马挥刀抗法的身影,与台儿庄等战役中2000名开远儿郎浴血奋战的呐喊,共同铸就“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的荣光。九天阁飞檐上的铜铃叮咚,全在吟诵明代状元杨慎与开远进士王廷表的“双百梅花诗”,墨香与硝烟在此交织,讲述着云南诗歌史上的传奇。

在街道转角处,滇越铁路历史文化陈列馆如同一座时光宝盒。民间收藏家李飞用20年心血收藏的两万余件展品,将百年铁轨上的故事一一解封。泛黄的1899年云南省地图上,滇越铁路如红线蜿蜒;记录世界三大工程奇迹的古籍里,开远站的名字闪耀;西南联大学子的护照、日机轰炸的传单、米其林机车的老照片,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的切片。最震撼处,当数按比例还原的开远站场景——木制月台、锈迹铁轨、斑驳信号灯,在这里仿佛能听见百年前汽笛的呜咽与旅人匆匆的脚步声。

这座工业城市将百年的沧桑风云,都化作滇南大地跳动的脉搏,而那些被文字和图片打捞起的故事,正沿着铁轨,驶向更远的远方。“走过开远,我们都是幸运活着的人”,当阎连科、汪兆骞、汪雪涛、杨杨留下这般深情的题词,仿佛为开远披上一层诗意的纱幔。

作家们走过红河州建水、个旧、蒙自、弥勒、开远五座城市。那一幅幅题词,犹如一片片真挚的花瓣,从作家们的笔下飘落,洒在红河的大地上。这不仅五是城之间的文学行吟,更以文学为无形的纽带,紧密地连接起这片土地与人们的心灵,为滇南大地注入新的文化内涵。

老将至

卢海娟

一位朋友曾写过一篇文章,他说,变老是一种突然的感觉。我不信。早已过了不惑之年,我却一直童心未泯,我仍然会激情澎湃。我以为,衰老,对我来说是件遥远的事。

此前我去取款机取钱,之后沿着小城绕了一圈,大包小包买了好多东西,回到家里才发现,银行卡不见了,翻遍了手提包和卡包,怎么也找不到。丈夫提醒说是不是忘在取款机里了,急忙反身去银行,果然,卡被取款机吞掉了。

气喘吁吁地上楼,却怎么也回忆不出取款时的细节,那一刻,心情沮丧,忽然感觉衰老的到来。老了,就是原本牢牢附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些东西的逃离,最先逃离的,大概就是记忆:有时从卧室急急赶到厨房,到了那里却完全想不起来自己要做什么;每次出门买东西都要先写张纸条,不然,回到家里就会发现,买回来的都是无关紧要的,最需要的,总是被忘掉。

记忆是最先抓不住的东西,就像漂亮的肥皂泡在老将至的日子里炫目地碎裂、消散,我们迈着蹒跚的步子徒劳地追撵,却再也撵不上。

原本一双近视眼如今又老花了,平时戴近视镜,看远处就得把视线从眼镜上方释放出来。这还不算,因为严重视疲劳,恍惚、视物不清,常常流眼泪,有一次,竟然严重到结膜出血。牙齿也开始闹腾,缝隙大了,吃什么都会塞,有的还出了窟窿,一不高兴就让人疼痛难言。还有腿,坐得久一点就不会动了。血液似乎也流得慢了,一遇降温天气人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那些骤来骤去的小灵感,那些在黑暗中飞舞的小火花……现在露一下头就跑远了,我抓也抓不住。

老将至,岁月饶过谁?老将至,上有父母要赡养,我怎可以苍颜白发,露出一丝颓相?老将至,和同样老去的伴侣共同撑着家园,我们还须做彼此的榜样,我怎么敢最先投降?老将至,即使变成炉火的余温,也还是要努力,暖一暖孩子的心……

摇到外婆桥

欧毓兢

蝉刚歇,我光脚踩上青石板。烫得直蹦,老远就听见外婆扯着嗓子喊:“小兔崽子,跑慢点!”她那蒲扇晃得像片快掉的老荷叶,扇边都耷拉成毛边了。

城里空调风跟刀子似的,吹得人脖子生疼。乡下热气软乎乎的,像刚出笼的馒头。我“咣当”推开老屋木门,凉气顺着砖缝往上蹿,混着老头发霉的味儿。外婆蹲在井边搓瓜,银头发上沾着水珠子。“这瓜在井里泡了一宿。”她把瓜往我怀里一怼,“比冰棍还凉快!”我咬一大口,甜汁顺着胳膊肘往下淌。竹床往香樟树下一搁,外婆先抓把艾草在四角熏。我往蓝布包袱上一躺,“月亮里住着嫦娥……”外婆的声音混着扇子“沙沙”响,比知了还让人犯困。

夜深了,露水把狗尾巴草压得直不起腰。外婆扇子还摇,凉风里混着艾草苦香和晒过的棉被味。树影在她脸上晃,像水缸里晃悠的月亮,皱纹里都藏着笑。

雷雨来得急,我们吭哧吭哧把竹床搬进堂屋。扇子在油灯下泛着黄光,外婆教我认房梁上的蝙蝠。雨点“噼里啪啦”砸瓦片上,像小脚丫在屋顶跑。扇子摇得慢了,却更稳,凉风里飘着新晒的稻谷香。我偷瞄她,见她眼皮直打架,还硬撑着给我扇。走那天,外婆用塑料布把蒲扇裹了三层,硬往我包里塞。扇柄上歪歪扭扭刻着“平安”。现在我坐在空调房,常把蒲扇搁膝盖上。竹骨沁着凉,我儿时画在上面的荷花被岁月泡软了,像浸了水的宣纸。前些年打视频,见她又坐在香樟树下摇扇子,银头发飘着,像蒲公英要飞走。我鼻子一酸,突然明白:这扇子哪是摇风?它摇落满树蝉鸣,摇醒井里月亮,摇着时光,把外婆的爱织进夏夜,织成张温柔的网,兜住我所有夏天的疯跑和傻笑。

故乡的味儿,就是蒲扇摇的风。这风从记忆里吹来,带着井水的凉、甜瓜的甜、艾草的苦,还有外婆手心的暖。它轻轻拂过心尖,在炎夏开朵不谢的荷花,花瓣上沾着扇子摇落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像她永远弯着的笑眼。